



★四之叢劇代現益羣★

陞官圖

三幕喜劇
陳白塵著

第 5

五

陸官圖

著 陸 白 陳

陸

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

序 幕

時：一個淒風苦雨之夜。

地：一所古老的住宅。

人：老頭兒——這住宅中看門的。

闖入者甲——一個流氓，強盜。

乙——他的同夥。

景：是一座很敞亮的客廳，但由於夜晚，在一盞如豆的油燈之下，顯得空曠而陰暗。

陳設簡單，顯得好久沒有人住過了。

廳外天井裏一片漆黑。

左右有兩間臥室，門緊閉着。

油燈被風吹得搖幌不定。

（老頭兒——鬚髮蒼白，佝腰駝背，是年近八十的人了。——手持鷄毛掃帚，從右首房間裏出來。）

老（用揮帚到處打掃着，一面自己嘀咕。）灰沙，灰沙，……到處都是灰沙！……一天到晚吹不停的灰沙，……天吹暗了，地吹黑了，人也吹得迷糊了！……（看看天井）曉得什麼時候啦！

（風聲淒厲，電線在哀號着。）

老 嚶！——更大了！

（燈光搖曳。）

老（走近客廳，通向天井的落地窗，向天。）老天爺！你有個完沒有？……吹！吹！吹！

（正當他一扇扇關窗時，隨風飄來了賣唱的歌聲。）

「晚風揚，

話鳳陽，

鳳陽原是個好地方。

自從出了朱皇帝，

十年倒有九年荒！」

（他傾耳聽着，一陣風吹去了歌聲，他也恨恨地關上最後一扇窗子。）

老 十年九荒！十年九荒！……十年九荒也罷了；十年倒亂了九年！……（搖頭歎息。）

（遠處傳來一聲女人的慘叫。）

老 ……這又是？……什麼世道啊！（再走近窗子靜聽，什麼又沒有了。）

（却來了雨聲。）

老 哼！又下雨了！……這是什麼天！什麼世道啊！

（風雨間歇地咆哮着。在那稍爲寧靜的剎那，又傳來一片混亂的吵鬧：里面有呼號，有慘叫，有怒吼，有呻吟，……但遮蓋的眼，風雨一擊，又

我淹沒了。）

老（舉起油燈，傾刻片刻。爲之太息。）……………世道亂囉！……………大難臨頭囉！

（當他舉着燈火走向對面房間，正想開門時，忽然清脆地響了兩槍。）

老（驚慌地立定。）又是什麼事？（走回來，向外照看了一陣。）老天爺，快點天亮吧！

（又是一陣槍響。）

老難道……………今兒夜里都過不去麼？……………唉！

（再向對面房間走去。開了門，進去，正轉身來掩門之際……………）

（通向天井的落地窗被推開一扇，閃進一個人來，——闖入者甲，身着玄色長袍，頭戴黑銅盆帽，敝着領口，露出雪白襯褂。左手推門，右手端槍，搜尋着燈光的來源。）

（身後又閃出另一個人來：——闖入者乙，短襖褲，頭頂破氈帽，肩上揹負着諾大一個衣包。）

老 (衝出來) 誰?

甲 (貼上後面的門窗，端正槍，低聲威脅地：) 住口，再出聲打死你!

(乙躲藏在甲的身後。)

老 (司空見慣，毫不驚奇) 唔!……二位請坐!

甲 不許動!

老 噫，二位是客人，我們主人不在家，我這個看門的也得替主人招呼招呼呀!

甲 (強迫地) 不許你動!

老 噫，好漢請別動手! 我這兩根老骨頭經不住你一拳的!

甲 那就少廢話!

老 好，好，……(坐下) 那末二位好漢要些什麼?

甲 要什麼?

老 說老實話，我們主人不在家，這兒是發光顧過不止一次了，值錢的東西早沒了! 就是這些零重傢具啦!

乙（向甲一笑）這老傢伙倒大方！

甲（笑，拍老肩。）老兄！別怕，咱哥兒倆來不是那回事！只借你這兒躲躲風！

乙 你沒聽見槍嗎？

老（看看他的衣包。）唔！……剛才就是（指他們）？

甲 對……你叫白！——得了，話說明白，咱哥兒倆今晚在這兒躲一夜，天不亮就走，什麼也不碰你的。

（乙在背後正偷起一個花瓶，揣上身。）

老 這……這……

甲 怎麼着？

老 一位好漢來了，喜愛什麼拿了去，那是沒辦法的事；可是二位要住在這兒！……

……

乙 你要咱們哪兒去？外邊偵緝隊還在……

甲（打斷他，）老頭兒，怎麼樣，你說？

老 那人家要說我「窩藏——」

甲（出槍逼之，）答應不？

老（推開槍口）噫，您別急呀！我也沒說就不答應！

乙 你答應了？

老（不看槍，）有這玩意兒，有什麼辦法呢？……

甲 你知道它的厲害就行！（向乙，）來，用繩子把他捆起來——老頭兒，對不起，委屈你一夜。

老 要捆起我？

甲 不捆你誰敢保險？

老（冷笑，）我說呀二位好漢，我老頭子爬不動走不動，你還怕我逃？要說怕我走風，你們又沒搶我的拿我的，我犯得着？再說我這條老命，還想活兩年，我得罪了您，未必還想活！

甲 我聽你也不敢！……

老 再說，我老爺子既然答應了二位住這兒，好人做到底，我還得給二位把把風。細我起來不要緊，半夜里有個風吹草動，誰給你報信？

甲 你會把風？

老 我住在門房裏，那兒有根繩子通到這兒，這兒懸着個鈴鐺；一響有事，我將繩子一扯，鈴鐺兒一響，二位就可以趕緊預備，——這兒有門，通到後花園去（指右首房）。那一間（指左首房間）是睡房，一條死路，可走不進。

乙 （商議地）就讓他去罷？

甲 老爺兒，我不怕你搗鬼！把好風，請你喝杯酒；出毛病，老子可要你命！

老 （笑）可不，我這條老命在您手掌心裏！

甲 那就快滾！燈留在這兒！大門關好，機靈點兒。有什麼動靜先拉鈴鐺。

老 （遲疑起來）門房裏就這一盞燈……不礙事，就讓我睡在這椅子上罷。

甲 這椅子我要睡！去去！你去看門！

老 唔唔，我去看門，我還要去，………鈴鐺就在這兒（扯了一下，）有了動靜，我就這麼……：

老（回頭）這個門是通花園的……：

甲 知道了！知道了！

（老頭兒去了。甲向天井中張望一眼，即打開右首的房門。）

乙 是通花園的？

（甲又推開左首的門照一照。）

乙 還有床，老大，咱們睡在裏邊吧。

甲 伙計，那是條死路，沒有門！

乙 粥？……：

甲 這洋椅還不舒服？（檢張長沙發，）我睡這一張。

乙 也好。

甲 媽的，這房子倒不壞！

乙 像個衙門！

甲（非笑地）你進過衙門沒有？

乙（不好意思地）老大，您啦！

甲 我？（感慨系之地）哼！

乙（坐上另一張沙發，不禁一跳。）哦！

甲 你瞧你！見過世面沒有？——這是洋椅！叫沙發！怕什麼？

乙 哦哦！……

甲 想當年，我也坐過兩年衙門！……得，好漢不提當年勇！——咱們來瞧瞧這票貨。（打包袱，裏面塞滿衣服，首飾，銀錢。）伙計，今兒運氣不壞！你瞧這件線春袍子，全新的，還沒穿過。（在身前比了一比，不由自主地穿上身試試。）怎麼樣，台式麼！

乙 老大，您這不一打扮，可真有個官派！

甲（得意）是嗎！人娶衣裝，佛要金裝！難道做官是天生的？不信你穿起兩件衣

服來，可不就大派了？

乙（果然檢起一件長袍，打算試一試，眼看着甲。）這一件……？

甲（制止。）得！瞧你身上骯里骯髒的！——伙計，別忙，跟我幹兩年，有得你穿的！（收拾起衣色。）

乙（懊喪地）我穿起來也……也不會像樣兒！

甲你這傢伙好沒志氣！跟着我，將來總有官給你做的！（似乎已經有了官氣，架子十足地坐下。）

乙官？我都能做官！（驚訝不已）

甲那有什麼！有錢就有辦法！伙計，我閱歷得多啦！哼，老子是時運不濟，倒了楣，瞧，再等三年，老子有了個百兒八十萬，省長不說，道尹知縣什麼的，總買它個把個來玩一玩！（燃起煙來，自我陶醉）。

乙（橫也不是，豎也不是地坐不安穩）可是我，老大，您看可有這個出息？（結果還是蹲在椅上）。

甲（端詳着）伙計，倒不是我當面奉承，你五官端正，天庭飽滿，只要時來運來，還怕少了官做？

乙（樂得手舞足蹈。）老大，您……您……開玩笑！

甲（正色）我跟你開玩笑？你去打聽看：那些省長，督軍什麼的，又是什麼出身？不是靠錢，就是靠槍桿兒！有幾位那猴形兒，簡直抵不上你哩！

乙（笑得合不攏嘴）您……您……

甲可一伙計，像貌不單只講五官的；站也有站像，坐也有個坐像，你在這個上頭還差勁兒！

乙（趕忙坐下）哦，哦，（乾笑）沒……沒坐慣！（端坐起來）。

甲對！這像個樣兒！——可是做大官兒的，又得隨便點兒，你這付必恭必敬的形兒，可又像個小書記了！

乙那！（更加坐立不安）。

甲那有什麼！假如有朝一日你真做了官，只要我開導開導你，有個三五天，什麼

都學會了！

乙（不能信任）老大，當真的？

甲我還騙你不成了？

乙可是我……

甲（擰了煙。）得，別惹遠了，睡了罷，圓更了！（隨身倒在長沙發上。）

乙且啦，老大。（檢起煙蒂兒過癮。）

甲（呵欠連天。）伙計，天不亮就得爬起來走啊，先把這票貨弄出城。

乙（躺在單人沙發上不斷變換位置，企圖舒服點。）是啦，老大。（又抽了一口煙。）

甲打一個朦朧就得叫醒我呀！

乙（又換了個躺法）……哦，老大，您看這票貨，能值多少錢？

甲睡了罷！算這些閒幹嗎！

乙總值個好幾萬罷？

甲（敷衍地，）唔，唔。

乙（終於把一雙腿敲在靠背上。）……………一回就是好幾萬，幹上十來回，就是好幾十萬！……………老大，您說有個幾十萬就可以買個什麼！……………

甲（沉沉欲睡。）唔，……………唔，……………

乙哦，知縣，……………還有道尹什麼的，……………還有省長！……………

甲……………唔……………

乙知縣……………有好大呀！……………縣太爺，縣大老爺，……………青大大老爺，……………

（自己低聲地笑了。）

（乙手中煙蒂掉下了。）

（窗外風雨淒厲。）

（遠處慘叫之聲不絕。）

（槍聲也隱約可聞。）

（燈光昏暗。）

（彷彿有腳步雜踏聲，許多人壓低嗓子在問：

「——哪兒？哪兒？在哪兒？……」

（暗轉）